

# 元明清时期纺织品中的经典兔纹及其文化意蕴

朱靖吟<sup>1</sup>, 赵帆<sup>2</sup>, 蔡欣<sup>\*1,3</sup>

(1.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 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 杭州 310002;3. 浙江理工大学 科技与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2369)

**摘要:**元明清时期纺织品中兔纹的组合、形象及其文化内涵伴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化。运用图像分析法、文献研读法和对比研究法等,对保存较好纺织品文物中的兔纹图案进行汇总、整理和分类,探讨兔纹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化寓意及其发展脉络。研究发现,兔纹在中国古代纺织品中的流行时间主要为元、明、清3个朝代;兔纹组合形式主要包括捣药兔与三足鸟、独兔、多兔、兔和其他动物4种;兔的姿态主要有奔脱、捣药、顾望3种。此外,兔纹的局部特征及其组合方式与特定的文化符号紧密相连,随着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的变迁,兔纹的文化内涵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

**关键词:**元明清时期;纺织品;兔纹;造型;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K 876.9;TS 94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6-0540-09

## Classic Rabbit Patterns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extiles Duri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U Jingyin<sup>1</sup>, ZHAO Fan<sup>2</sup>, CAI Xin<sup>\*1,3</sup>

(1.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China National Silk Museum, Hangzhou 310002, China; 3. Keyi Colleg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2369, 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imag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rabbit patterns on textiles during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evolved over time. Using methods such as image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summarized, organized, and classified rabbit patterns found on well-preserved textile artifacts, exploring their artistic expression,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opularity of rabbit patterns in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mbination forms mainly include four types: the pounding rabbit and three-legged black, a single rabbit, multiple rabbits, and rabbits with other animals. The postures of rabbits mainly includes three types: running, pounding medicine, and looking. In addition, the local features and combinations of rabbit patter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pecific cultural symbols, and have undergone corresponding 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s in ideology and culture over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extiles, rabbit patterns, styl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其被驯化和圈养的过程中,也逐渐承载了人类丰富的情感寄托。早在汉代,兔纹就已出现在纺织品中,元明清时期以兔纹为装饰的织物数量较多。目

前,兔纹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于陶瓷领域,如王蔚波<sup>[1-2]</sup>、罗馨等<sup>[3]</sup>、杨小语<sup>[4]</sup>、米向军<sup>[5]</sup>、龙霄飞<sup>[6]</sup>、徐小娇<sup>[7]</sup>对新石器时代至清代陶瓷中的兔纹展开系统收集整理,有的针对某些特殊品类,如对磁州

收稿日期:2024-05-08; 修订日期:2024-11-06。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22NDJC082YB);浙江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科研繁荣计划平台建设专项项目(21076179-N)。

作者简介:朱靖吟(1999—),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蔡欣(1982—),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丝绸文化与史论、染织服饰文化与史论、传统染织服饰的现代美学衍生设计。Email:xce516@zstu.edu.cn

窑上兔纹的民俗涵义展开分析;有的针对特定造型,如阐述“顾兔”的姿态变化以及原因;有的针对某个历史时期,如梳理辽或明清瓷器上兔纹的发展脉络。针对纺织品服饰上兔纹的相关研究较少,代表性的有:刘珂艳<sup>[8]</sup>概述现存元代纺织品实物中的兔纹形象,并将其按照题材分类;洛梅笙<sup>[9]</sup>梳理出狩猎对象、长寿符号、祥瑞象征3个兔纹主题,还总结了道教对兔纹的影响;许丹<sup>[10]</sup>提出“双兔”意象源自文学,认为《名都篇》和《木兰辞》是其生成的两个源头,但“双兔”的视觉化呈现摒弃了双兔的文学内涵,用以表现中秋团圆、夫妇合德等美好寓意。

文中基于上述成果的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对元明清时期纺织品中兔纹的艺术表现与文化意义展开探讨,以期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现代设计提供灵感。

## 1 兔纹的组合形式

从元代至清代,尽管织物上兔纹的艺术特点各有千秋,但纹样组合却相对固定,可大致分为4类:①代表日月的三足鸟与捣药兔的组合;②作为主体且占据面幅较大的独兔;③由相似兔形不断循环组合的多兔;④兔与其他吉祥动物的组合。

### 1.1 捣药兔与三足鸟

《淮南子》卷7《精神训》中所载“日中有蹲鸟,而月中有蟾蜍”<sup>[11]</sup>;《灵宪》所载“月者,阴精,积而成兽,像蛤兔焉”<sup>[12]</sup>;在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T形帛画上部的日月图案里,金乌立于日中,蟾蜍伴白兔于月中(见图1<sup>[13]</sup>)。由此可知,在汉代鸟鸟与蟾蜍、兔的组合形式已与日月产生联系。遵从阴阳对立并存的理念,金乌、月兔与蟾蜍就成为阴阳的典型代表符号。随着时间发展,蟾蜍被弱化,最终形成阳精之宗——三足金乌,阴精之宗——捣药白兔的固定搭配。美国私人收藏中有一件元代云龙纹胸背日月双肩织金大袖袍,双肩处有龙捧日月的图案,右肩为捣药玉兔,左肩为三足金鸟(见图2<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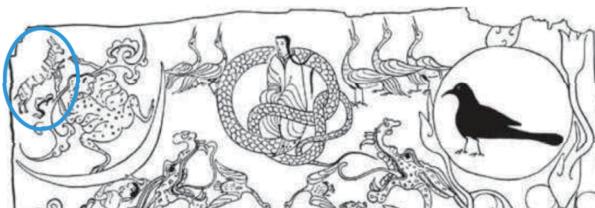


图1 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T形帛画局部线描图

Fig. 1 T-shaped silk painting with a partial line drawing excavated from tomb No. 1 of Mawangdui, Changsha,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图2 元代云龙纹胸背日月双肩织金大绣袍肩部纹样

Fig. 2 Shoulder pattern of a golden embroidered robe with cloud and dragon motifs, featuring the sun and moon on the chest and back, from the Yuan Dynasty

### 1.2 独兔

白兔因被视为祥瑞之兆而广受欢迎,且其本身具备完整寓意,因此在纺织品中也不乏独兔纹样,如在妆花玉兔喜鹊纹方补中出现了顾望姿态的独兔纹。独兔纹常被用于中秋佳节相关器物中,其以兔为视觉中心,兔的体量最大,且刻画精细,并与圆月、菊花这类节日性元素相呼应(见图3<sup>[15]</sup>)。但当独兔为皇家所用时,通常会将皇家元素放大作为主体,兔纹则被缩小置于角落。如洒线绣坐龙袖片(见图4<sup>[16]</sup>),兔纹位于整幅纹样下部,其为配合龙的威严正脸,也为罕见的正面形象,构成画面中的视觉副中心。



图3 玉兔喜鹊纹方补

Fig. 3 Mandarin square of rabbit and magpie pattern



图4 洒线绣坐龙袖片

Fig. 4 A piece of sleeve with scattered thread embroidery of sitting dragon pattern

### 1.3 多兔组合

多兔组合常为两两错排的团窠图案,通常经向为同一组合图案的循环,纵向为外轮廓相似、内部主体不同或相同但朝向相反的纹样循环,这类排列形式在辽宋时渐渐开始流行<sup>[17]</sup>,多见于印金和织金织物中<sup>[18]</sup>。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野兔纹锦如图5所示,图5中兔纹为二二错位排列,但是围绕每一只兔纹增加了一圈花草装饰图案,这种方式在元代比较常见,并且在明代此类排列方式依旧广为流行,如故宫博物院院藏明宣德黄地桂兔纹妆花纱(见图6)。还有一类是奔跑方向一致的兔纹,但相近行间的兔头朝向相反,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云兔纹锦等(见图7)。



图5 野兔纹锦

Fig. 5 Wild rabbit pattern brocade



图6 黄地桂兔纹妆花纱

Fig. 6 Simple gauze with brocaded osmanthus and rabbit patterns on yellow ground



图7 云兔纹锦

Fig. 7 Cloud and rabbit pattern brocade

### 1.4 兔与其他动物组合

当兔担任配角与其他瑞禽以及花卉题材组合

时,往往整体构图布局均衡,体现和谐共生之美。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的动物花鸟刺绣(见图8),白色平纹地上绣有半坐状灰褐色兔,与带有异域风格的动物穿插于花卉中。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所珍藏的《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封面纹样,融合了仙鹤、兔子和莲花等吉祥图案,这些元素在明代佛教兴盛时期体现着当时的文化潮流(见图9)。早期,白兔因其稀有性而被视为瑞兽,但随着人类成功将其驯化,作为祥瑞的白兔地位也逐渐下降。在随后的节庆纹样中,兔纹所占比例愈发微小,成为龙凤等大瑞动物的陪衬。



图8 动物花鸟刺绣

Fig. 8 Embroidery with animals, birds, and flowers



图9 带有兔纹的经文封面

Fig. 9 Sutra cover with rabbit patterns

## 2 经典兔纹中兔的主要形象

纺织品上所呈现的兔纹主要分为3类:捣药兔、顾望兔和奔脱兔。根据捣药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耳朵形象,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玉兔和飞兔两种;根据奔脱兔的活动姿态,则可分为蹦跃兔和奔跑兔;而根据顾望兔头的朝向,可以分为正视兔和反顾兔。

### 2.1 捣药兔

白兔捣药是纺织品中重要且具有特殊意义的主题。早期,人类难以抵御疾病,奢求生命可以无限延长,又因人们多食用草药治疗疾病,在炼丹服药以求长生不老的信仰影响下,先民将神性赋予食草的兔子,因此捣药兔主题备受青睐。文中根据捣药兔耳朵的外形特征将其分为玉兔和飞兔。

**2.1.1 玉兔** 《隋书·礼仪志》载冕服纹饰:“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织绣五色相错成文,九章而加日、月、星,足成古绣文十二章数”<sup>[19]</sup>的冕服纹饰,象征着月的捣药兔被置于天子冕服肩膀处,成为华夏衣冠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太平御览·地部·卷3》引《外国图》曰:“西王母国前弱水,中有玉山白兔”<sup>[20]</sup>,据此可推断大约在唐代,这类捣药兔形就已被命名为玉兔。《明宫史》卷3叙述“自端阳无毒至八月月仙玉兔俱有蟠纱”<sup>[21]</sup>,其中指出中秋应景图案为嫦娥玉兔纹样。皇帝御用服饰亦设有应景图案,但更加强调皇家元素,因此龙凤图案占据主要位置,同时将体量减弱的玉兔等元素置于边缘。如明万历时的云龙纹玉兔补子(见图10<sup>[22]</sup>)中龙纹为主体占据中心位置,玉兔、月、月宫、桂花置于边缘也增添了时令氛围。该补子中虽没有直接描绘春捣工具,但其兔子捣药之姿,与库珀·休伊特史密森尼设计博物馆馆藏的明代月宫补子(见图11)上呈现捣药兔形象极为相似,兔生白毛、耳细长而立、站立抬爪、尾巴呈水滴状且上翘。捣药玉兔的形象在保持兔子原有的长耳、三瓣嘴、短尾等特征的同时,融入了类似人类春捣药材的动作。



图10 云龙纹玉兔补子

Fig. 10 Embroidered Mandarin square with rabbit and dragon patterns



图11 明代月宫补子

Fig. 11 Embroidered Mandarin square with pattern of Guanghan palace in Ming Dynasty

**2.1.2 飞兔** 时至清代,皇帝朝袍中龙纹占据服

饰面积的绝大部分,十二章纹只作装饰点缀,如故宫博物院院藏明黄色缂丝彩云蝠金龙纹男夹朝袍上的飞兔(见图12)。图12中龙袍肩挑日月由祥云衬托,内饰的鸟鸟与白兔体量微小,轮廓线条不复明代圆顺流畅而显得粗拙,兔形矮小壮硕,耳朵短小似鼠耳,背部线条明显起伏。在《山海经·北山经》中有载:“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嗥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sup>[23]</sup>明人郑若庸在《类隽》中指出,“天池山有兽,如兔鼠首,名飞兔,以其背上毛飞”<sup>[24]</sup>,可以推断“耳鼠”同“飞兔”。由此可知,这类鼠首兔身的动物被称为“飞兔”。鼠首与兔首最大的区别在于耳朵,鼠首耳朵圆、短、小;兔首耳朵细、长、直。



图12 明黄色缂丝彩云蝠金龙纹男夹朝袍上的飞兔

Fig. 12 Flying rabbit on the bright yellow tapestry robe with colourful clouds, bats and gold dragon from the Ming Dynasty

## 2.2 奔脱兔

兔子的奔跑速度极快,特别是在躲避天敌时,古人常用“脱兔”来形容<sup>[25]</sup>。人们仔细观察脱兔,并在纺织品中展现了兔子跃动时的动态美,根据脱兔纹样中兔子的运动姿态,可将其分为蹦跃兔和奔跑兔。

**2.2.1 蹦跃兔** 故宫博物院院藏清代绿色缎绣桂兔金皮球花纹花神衣如图13所示。图13服装为扮演八月花神的演员演出时所穿,其纹样突出中秋主题,为白兔桂花纹,同时结合了写实性和象征性。花神衣的衣身及缘边的白兔姿态皆不相同,兔耳或立或垂,有的兔正视前方,有的转头回望,兔子虽肥硕但十分灵动;另外还有兔纹用平金线做八合如意圈边,左右对称排列。图13中白兔体型圆润,四肢短小,已与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养白兔无异。这类兔的蹦跃幅度比较小,兔子身体呈拱形,双前脚向前迈、先后着地,身体被拉长。



(a) 服饰整体



(b) 局部兔纹

图 13 绿色缎绣桂兔金皮球花纹花神衣

**Fig. 13 Embroidered monthly flower god clothes made by green satin and ornamented with patterns of osmanthus, rabbit, and golden ball**

**2.2.2 奔跑兔**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元代织金鹰兔纹胸背如图 14 所示。图 14 中纹样展现了飞鹰逐兔的场景,具有浓厚的写生意味。纹样中心是在芦苇丛中奋力奔逃的兔子,兔子身姿轻健,腰身拉长,耳朵向后舒展。兔子身后是一只凌空展翅的海东青,跳兔与海东青的体积大小对比强烈,其目的是表现海东青以小胜大的勇猛。海东青在元朝地位极高,猎兔也是贵族钟爱的题材,据此推测,这幅胸背属于贵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伊朗地区出土的中国元代团窠四兔纳石织锦如图 15 所示。图 15 中图案为 4 只互相追逐的兔子,兔的身躯健硕。



(a) 实物

(b) 纹样细节

图 14 织金鹰兔纹胸背的兔纹

**Fig. 14 Rabbit pattern on the lampas badge with pattern of falcon chasing h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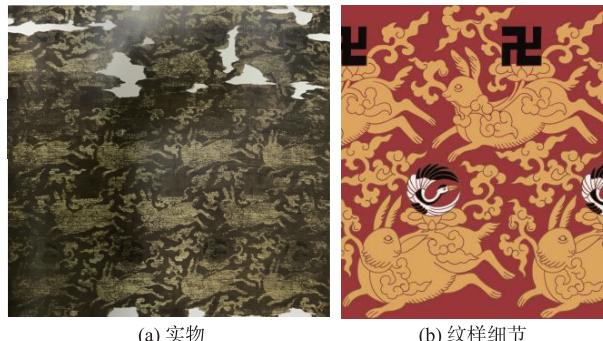
(a) 实物

(b) 纹样细节

图 15 团窠四兔纳石织锦的兔纹

**Fig. 15 Rabbit on the cloth of gold with rabbit wheels pattern**

万历皇帝陵出土了一件表现兔衙如意主题的织金妆花奔兔纱纹匹料(见图 16),其纹样沿经向延展,每 4 排为一个花回,纹样中的兔子口衔灵芝、背负灵芝托,奔驰于行云之中,生动活泼。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经皮如图 17 所示。图 17 中纹样与图 16 完全相同——兔子身体肥硕,四肢细小,整体造型更注重神性的象征意义。这类奔跑的兔形相较于跳跃之兔,运动幅度大,前肢向前跃、后肢用力向后蹬,体态被拉长。



(a) 实物

(b) 纹样细节

图 16 织金妆花奔兔纱的兔纹

**Fig. 16 Rabbit patterns on the gold brocaded tabby weave gauze with running rabbits**



(a) 实物

(b) 纹样细节

图 17 明代经皮的兔纹

**Fig. 17 Rabbit pattern on the Sutra Cover of the Ming Dynasty**

## 2.3 顾兔

纺织品的兔纹中,有一些兔子的前腿伸展直立,后腿略微弯曲,呈现出坐姿,仿佛在观察四周,

文中将这类图案统称为“顾兔”。在屈原所作《楚辞·天问》中有记载“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sup>[26]</sup>，洪兴祖《考异》注解：“菟，一作兔”<sup>[27]</sup>。由此，兔和月形成关联。文中根据兔子顾望时头颈朝向的不同，将其分为正视兔、反顾兔。

**2.3.1 正视兔** 《抱朴子·内篇》提及“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sup>[28-29]</sup>，意思是说虎、鹿、兔都有可能活至千年，当它们活到500岁时，体毛颜色就会为白色，因此白兔被视作长寿的象征，常与灵芝、“寿”字组合。定陵出土的织金缠枝莲妆花纱“玉兔万寿”补方领女夹衣如图18所示。该衣为对襟方领，于前胸、后背缀有梯形方补，胸补分为两片，分别绣有一只白兔，两兔相对而望，略昂首、口衔灵芝，灵芝之上托盘金“寿”字。图18中夹衣应为孝靖皇后在明神宗万寿节期间穿着，因明神宗生日在中秋节前后，另因明代有按照节令更换服装的制度，作为中秋的视觉符号及代表祝寿心意的白兔成为画龙点睛之笔。文中将这类两耳竖起、呈半坐态、前腿伸直、后腿蹲踞，眼睛直视前方或向上斜视形象的兔子称为正视兔。



图18 织金缠枝莲妆花纱“玉兔万寿”补方领女夹衣

**Fig. 18** Mandarin square with pattern of "jade rabbit pray for longevity" from a lined coat made of simple gauze and ornamented with brocaded gold scrolling lotus

**2.3.2 反顾兔**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棕色罗花鸟绣夹衫如图19<sup>[30]</sup>所示。图19上所绣兔纹为反顾兔，兔回头而视，双耳直立，卧于草丛中。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元代滴珠窠兔纹织金锦如图20所示，其纹样中的兔子也呈回首远望状。

图19和图20中的脱兔均反顾倾首而望，视线往下，这是受到“撑目兔”的影响。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写道“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sup>[31]</sup>，撑目兔源自望月而孕的典故，形容女性不贞，未婚而有妊。因此，元代反顾兔的视线通常平

视或者下移，避开昂首望月。



图19 棕色罗花鸟绣夹衫上的脱兔形象

**Fig. 19** Rabbit on the embroidery jacket of brown simple gauze with birds and flowers patterns



(a) 实物

(b) 细描纹样

图20 滴珠窠兔纹织金锦

**Fig. 20** Cloth of gold with a rabbit in teardrop medallion patterns

明妆花玉兔喜鹊纹方补如图21所示。图21中，白兔是画面的主体，占据了近一半的面积，并且其回眸的姿态被描绘得十分细致，兔眼圆润、兔耳竖起，还增加了耳廓、兔唇、兔尾的细节。此处的兔子反顾时视线大胆上扬望月，并配以杂宝、祥云<sup>[32]</sup>等纹样表达吉祥的内涵。明代“望月兔”的内涵已与元代大相径庭，《正字通》卷一记载，“鸟多左顾朝阳也，兽多右顾望月也，兔反顾而左月出”<sup>[33]</sup>，即鸟朝左望太阳升起，大多数兽类右顾望月，唯兔子不从众，以反顾之姿远望“月出”。因此元代“撑目兔”的说法基本被“反顾兔”替代，“望月”也由贬义转为褒义。



图21 玉兔喜鹊纹方补线描纹样

**Fig. 21** Mandarin square with rabbit and magpie pattern

清朝时期,顾兔还被赋予眷恋、思恋的意思。故宫博物院院藏乾隆时期的中秋月令方补如图 22 所示。该方补为白绸地彩绣,其上玉兔回首眺望,画面大量留白,显得祥和素雅,兔回首望月映衬出画面隐匿的思念之情<sup>[34]</sup>。这幅中秋月令方补延续了明代的顾兔形象,进一步丰富了顾兔的内涵。



图 22 中秋月令丝绣玉兔望月方补

Fig. 22 Mandarin square with pattern of rabbit gazing at the moon

综上所述,元明清纺织品中兔纹的运用,与民族信仰有关。元代,受游牧文化影响,人们更喜欢那些在捕猎中处于优势地位或可以协助捕猎的动物,弱小的兔子不被重视。明人多信仰佛教,兔也正是佛陀的化身之一,加之明神宗的生日在传统节日中秋节前后,使明代盛行以兔为主题的设计,但纺织品中的兔子图案大多限于中秋主题。清代,纺织品纹样内容及其文化进一步丰富,包含的长寿、多子寓意的兔纹常被仙鹤纹、葡萄纹、石榴纹等<sup>[35-36]</sup>代替。

### 3 兔纹的文化意蕴

#### 3.1 生殖崇拜

古人最初将兔子称为“吐子”,由于其妊娠周期与月相周期相吻合,因此产生了“望月而孕”的传说。如《博物志》记载:“兔子望月而孕,自行吐出其子。”<sup>[37]</sup>由于兔子繁殖力强,古人常将其视为祈求子孙兴旺的吉祥物。《尔雅翼》中载:“天下之兔皆雌,唯顾兔为雄,故皆望之以禀气。”<sup>[38]</sup>顾兔即月中玉兔。月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被视为阴性的象征,与女性和生育紧密相关。兔子作为阴性动物,其与月亮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其生育的象征意蕴。

#### 3.2 神性的变化

捣药兔与长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根据考古发现的画像石(见图 23<sup>[39]</sup>)推断,捣药兔是西王母的重要伴侣和身份的象征。而“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进一步加强了玉兔与嫦娥之间的联系。因此玉兔的神性色彩被增强。



图 23 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拓片

Fig. 23 Rubbing of the stone relief from Sishilipu, Suide County

卢仝<sup>[40]</sup>《月蚀诗》“玉兔捣药应无恙”。唐代,捣药兔的形象已被命名为“玉兔”。元代虽然由蒙古族建立,但在文化上吸收了许多汉族的传统习俗,象征月的捣药兔被其吸纳后出现在帝王服饰上,元代的云龙纹胸背日月双肩织金大绣袍上就明确使用捣药兔作为装饰。根据《三才图会》的记载,明代继续沿袭汉文化的传统,在衮服上绣以表示月的捣药兔,同时作为中秋节的传统符号,捣药兔元素还出现在中秋服饰的补子上。然而,清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清初帝王的服饰不包含十二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中后期形成了“满而精”的审美风格<sup>[41-42]</sup>,虽然十二章纹开始出现在帝王服饰上,但其形式已经大大简化,占据的空间也非常有限。这一变化也影响了捣药兔的地位,原本位于肩膀处的捣药兔图案逐渐被更为显眼的龙纹取代。兔纹神性由高到低的变化,揭示了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

#### 3.3 贬义与褒义的转变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撑目兔”源自“望月而孕”的典故,形容女性不贞,特别是未婚而怀孕的情况,这一比喻带有明显的贬义和道德批判。清人屈复在《楚辞新集注》中关于“顾兔”解释道:“顾,回视也,思念也,眷也,语辞也,则作兔名解固通,作眷恋意解亦通。”<sup>[43]</sup>林云铭也认为“顾”有“眷恋之意”<sup>[44]</sup>。这一解读强调了“顾”字的情感内涵,兔子的“反顾”行为被赋予了眷恋和依恋的象征意义,并在后续的古代文学和艺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撑目兔”到“顾兔”的变化,不仅展示了文字含义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社会文化从单一的道德评判向更加多元、包容态度的转变。

### 4 结语

文中通过梳理元明清时期带有兔纹的纺织品实物,归纳出兔纹的组合形式和主要姿态、形象特征的变化,梳理出兔纹的发展脉络,将兔纹姿态分为 3 大基本类别,并将每个大类细化为 2 种小类。

文中认为:兔纹中捣药兔的形象产生最早、传播时间最久,是兔纹神性的典范和缩影,是天子冕服十二章纹之一;至元代,兔纹所凸显的是兔作为猎物的形象,因而也常以多兔组合、兔与多种动物组合的形式出现,且多以野兔形象为原型,并喜用流行的错排构图;因现实世界中兔的繁殖力极强,还代表着长寿、多子,明清时期世俗性的兔纹多是对其顾望姿态的刻画,或与灵芝等祥瑞元素搭配,以表达多重吉祥寓意。

不同民族对兔纹有着不同理解和表现。蒙古族崇尚力量冒险,元代兔纹多展现出健硕的形象,且受中亚、西亚等文化影响,滴珠窠兔纹十分流行;汉民族提倡内敛谦逊,明代崇尚佛教,该时期兔纹多娴静端庄,蹲踞而注视,并常与杂宝纹组合;满族贵族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清代兔纹更加华丽,兔形憨态可掬。兔纹富有时代特征的造型以及先人赋予兔的美好寓意,都为今人所致力的国潮复兴设计带来珍贵启示。

## 参考文献:

- [1] 王蔚波. 古陶瓷中的兔及其相关问题论(上)[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1(2): 58-65.  
WANG Weibo. Rabbits in ancient ceramics and related issues (I) [J].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2011(2): 58-65. (in Chinese)
- [2] 王蔚波. 古陶瓷中的兔及其相关问题论(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1(3): 53-61.  
WANG Weibo. Rabbits in ancient ceramics and related issues ( II ) [ J ].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2011(3): 53-61. (in Chinese)
- [3] 罗馨, 姚佳玲. 古瓷的兔纹饰及其文化内涵[J]. 山东陶瓷, 2013, 36(5): 40-42.  
LUO Xin, YAO Jialing. Rabbit decorations in ancient porcelain and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 [ J ]. Shandong Ceramics, 2013, 36(5): 40-42. (in Chinese)
- [4] 杨小语. 宋元明清“顾兔”造型及寓意流变[J]. 理论界, 2015(2): 63-68.  
YANG Xiaoyu. Images and implied meaning of "gutu" in Song Yuan Ming Qing Dynasty [ J ]. Theory Horizon, 2015 (2): 63-68. (in Chinese)
- [5] 米向军. 辽代兔纹瓷器浅述[J]. 东方收藏, 2019 (23): 38-39.  
MI Xiangjun. Brief introduction of rabbit-pattern porcelain in Liao Dynasty [ J ]. Oriental Collection, 2019 (23): 38-39. (in Chinese)
- [6] 龙霄飞. 古陶瓷中兔的形象塑造[J]. 文物天地, 2023 (1): 19-29.  
LONG Xiaofei. Image-building of rabbit in ancient ceramics [ J ]. Cultural Relics World, 2023 (1): 19-29. (in Chinese)
- [7] 徐小娇. 浅论明清景德镇民窑瓷器上兔纹的形态演变 [J]. 文物天地, 2024(1): 25-27.  
XU Xiaojiao. On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rabbit patterns on Jingdezhen folk kiln porcelai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J ]. Cultural Relics World, 2024 (1): 25-27. (in Chinese)
- [8] 刘珂艳. 元代织物中兔纹形象分析[J]. 装饰, 2012 (10): 125-126.  
LIU Keyan. Rabbit pattern image of Yuan Dynasty textiles [ J ]. Zhuangshi, 2012 (10): 125-126. (in Chinese)
- [9] 洛梅笙. 兔岁千年 浅析元明织物中兔纹的主题转变 [J]. 紫禁城, 2023(1): 112-129.  
LUO Meisheng.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theme change of rabbit pattern in fabric of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 J ]. Forbidden City, 2023(1): 112-129. (in Chinese)
- [10] 许丹. 双兔傍地走“双兔”意象的文化内涵[J]. 紫禁城, 2023(1): 70-81.  
XU Da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image of "double rabbit" [ J ]. Forbidden City, 2023 (1): 70-81. ( in Chinese)
- [11] 刘安. 淮南子[M]. 陈广忠,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14:98.
- [12]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65:3216.
- [13] 于雷. 国家宝藏(第一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125.
- [14] 赵丰. 蒙元龙袍的类型及地位[J]. 文物, 2006(8): 85-96.  
ZHAO Feng. Types and status of Mongolian and Yuan robes [ J ]. Cultural Relics, 2006 (8): 85-96. ( in Chinese)
- [15] 高春明. 中华元素图典·传统织绣纹样·珍禽瑞兽 [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216.
- [16] 黄能馥, 陈娟娟. 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 320.
- [17] 赵丰. 中国丝绸通史[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321.
- [18] 何一鹏,张毅. 宋代织物印金工艺与纹样艺术[J]. 服装学报, 2019, 4(6): 510-514.  
HE Yipeng, ZHANG Yi. Technology and art analysis of fabric woven gold in the Song Dynasty [ J ].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9, 4(6): 510-514. (in Chinese)
- [19]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 [20] 李昉. 太平御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457.
- [21] 刘若愚. 酣中志[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165,178-183.

- [22] 张书华. 明代岁时节日服饰应景纹样研究及其在童装设计中的应用[D]. 无锡: 江南大学, 2017.
- [23]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曾补修订本.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38.
- [24] 郑若庸. 类隽[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 672.
- [25] 黄交军, 李国英. 兔限明处弄精神:《说文解字》兔文化意识谫论[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2, 42(11): 32-45.
- HUANG Jiaojun, LI Guoying. The clever rabbit is very energetic: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rabbit in *Shuowen Jiezi* [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42(11): 32-45. (in Chinese)
- [26] 董楚平. 楚辞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72.
- [27]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8-89.
- [28] 葛洪. 抱朴子内篇全译[M]. 顾久,译注.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60.
- [29] 刘天尧, 龚彧龔, 赵珂然, 等. 汉代画像石纹样在男靴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4): 81-87, 93.
- LIU Tianyao, GONG Yuyan, ZHAO Keran, et al.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Han Dynasty portrait stone patterns in the design of men's boots [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4): 81-87, 93. (in Chinese)
- [30] 黄清穗, 韦文翔. “纹样”的词义变化与观念发展探究[J]. 艺术探索, 2023, 37(5): 87-92.
- HUANG Qingsui, WEI Wenxiang. On the evolution in lexical meaning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the term "pattern" [J]. Arts Exploration, 2023, 37(5): 87-92. (in Chinese)
- [31]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李梦生,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40.
- [32] 李沙, 李惠静, 梁家年, 等. 基于中国传统祥云纹样形式美分析与探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2, 29(4): 14-17.
- LI Sha, LI Huijing, LIANG Jianian, et al. A probe into the aesthetics of auspicious cloud pattern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2, 29(4): 14-17. (in Chinese)
- [33] 张自烈. 正字通[M]. 影印本.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147.
- [34] 马逸初, 郭奕宏. 传统纹样内涵的三个层次及其现代设计价值[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2, 29(4): 64-67.
- MA Yichu, GUO Yihong. Three layers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modern design [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2, 29(4): 64-67. (in Chinese)
- [35] 李俞霏, 范卓雅, 王云飞. 清代服饰中三多纹艺术特征分析[J]. 服装学报, 2024, 9(3): 243-249.
- LI Yufei, FAN Zhuoya, WANG Yunfei. Study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Sanduo patterns in Qing Dynasty costumes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3): 243-249. (in Chinese)
- [36] 郭炤含, 张晓霞. 明清织绣品中鱼纹的艺术表征及其文化内涵[J]. 服装学报, 2024, 9(1): 72-80.
- GUO Zhaohan, ZHANG Xiaoxia. Research o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ish patter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fabric and embroidery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1): 72-80. (in Chinese)
- [37] 张华. 博物志: 外七种[M]. 王根林.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5.
- [38] 罗愿. 尔雅翼[M]. 石云孙,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1991: 222.
- [39] 李淞. 从“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图像分期研究[J]. 考古与文物, 2000(5): 56-67.
- LI Song. From "Yongyuan mode" to "Yonghe mode" —a study on the staging of the images of the queen mother in Han Dynasty stone relief in northern Shaanxi [J].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00 (5): 56-67. (in Chinese)
- [40] 卢全. 卢全集[M]. 新1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
- [41] 雷文广. 明清帝王服饰中“十二章”纹样的排列、造型比较及影响因素[J]. 丝绸, 2021, 58(4): 87-94.
- LEI Wenguang. Arrangement, shape comparis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welve heraldries" patter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4): 87-94. (in Chinese)
- [42] 郭艳. 清代氅衣设计元素的提取及其在现代皮革服饰中的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3): 108-113, 124.
- GUO Yan. Extraction of the design elements of the cloak in Qing Dynasty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modern leather clothing [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3): 108-113, 124. (in Chinese)
- [43] 屈复. 楚辞新集注[M]. 陈亮,点校.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56.
- [44] 林云铭. 楚辞灯[M]. 彭丹华,点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0.

(责任编辑:卢杰)